

铁剑天魔伞

古龙

中





医药学院 610 2 0205215

铁剑天魔伞

古龙著

中



燕山出版社

第二十六章 技震群魔

三场下来，武林当辅的几个败类，除了一个和对方两败俱伤以外，“朝月”牛阳、“黑灯迫魂”和“云烟叟”都占了上风。

倏地，一条硕长身影，以“一鹤冲天”之式，拨起十三丈之高，蜷腿叠腰，头下脚上，疾掠而下，跃地一丈，昂头挺胸，再次拨起五丈来高，然后在空中划了一个半弧，飘飘落在台上。台下狂呼叫好之声撼山震岳，良久始停。

南宫白不由一怔，但立即认出此人即是司马英。这时他头戴面罩，身着宝蓝长衫，左袖扎起，头上戴着文生巾。

奇怪的是他并未被剃去头发，显然他以武林当辅少主的身份，投靠“绿毛帮”已被重视，可以享有特权。

他抱拳当胸，瞧着远处一座高楼朗声道：

“司马英谨谢帮主破例施恩，准许蓄发遮面上台领教，并准今后永远如此！”

他说毕，又作了个罗圈揖，朗声道：

“那一位上台赐教！”

他声音沉着，态度从容，真有家风范，夜风吹起他的长衫，发出“唰唰”之声，更显得气度不凡。

台下一片死寂，但都互相观望，却没有一个人上台。

司马英负手踱了一周道：

“那一位上台赐教？！”

他又站在土台正中，负手仰天而立，令人心折。

南宫白暗叫一声“要得”心道：

“哥哥虽然与我势不两立，但我仍然十分佩服他！如果他不是对妈无礼，我今天或许能助他一臂之力——”

蓦地——

一条火红的身影疾掠上台，乍看这手轻功似乎没有什么奇特之处，但在南宫白看来却大谬不然。

此人两足着地之时，几乎整个身子是平躺着这时却缓缓直了起来，较之“铁板登”功夫高出多多。

来者是个女人，一身火红劲装，面目较好，身段婀娜，台下千百支眼睛好像都生了根，再也收不回去。来人正是“血嫦娥”于真，也就是“绿毛帮”第四坛（最末一坛）坛主。

司马英微微抱拳，道：

“姑娘是？……”

“第四坛坛主‘血嫦娥’于真！”

“哦，在下失敬了！”

“司马少侠请！”

“于坛主请！”

“血手嫦娥”不再客气，出手疾击，运指如戟，眨眼之间戮出三十余指，全是指向司马英的要害大穴。

司马英身法如行云流水连闪三招，并未还手。

“血嫦娥”不由粉面一红，知道人家技高一着，立即绝招尽出，全力施为。

刹那间台上每一寸空间，都有如被撕裂一般，罡风慑耳，指劲如刀，连台下的观众也不由惊呼，暴退。

二十招过去，司马英也不再客气，长啸一声，身形忽起一丈来高，右手一收一吐，一道伞状红芒电罩而下。

“血嫦娥”知道这是“天魔伞”绝学，心中暗吃一惊，集平生功力戮出一招“飞指留香”。

只闻“蓬”地一声，两人各退了一步，但“血嫦娥”的右臂，却奇痛如折，而且又多退了一步。她那里知道司马英仅出了七成力道，不然的话，恐怕她这一招也接不下来。

但“血嫦娥”在“绿毛帮”能高居坛主，也不是浪得虚名之辈，她还有最后两招未施出呢！

她落了下风，不由柳眉一挑，左手五指箕张，五道劲风，径奔司马英胸前数大要穴。

力道之强，即司马英也不由吃了一惊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如在未习“天魔伞”绝学之前，可能不是她的对手。

他再集八成功力，推出“天魔伞”第六式。

只闻“蓬”地一声，司马英暴退三步，“血嫦娥”，却退了七八步之远，娇躯摇晃不已。

南宫白这时也不知为谁担心，总之他希望两人都不要受伤，因为“血手嫦娥”虽曾想以不光明的手段接近他，但她毕竟看在他的面上放过了飞熊堡。

司马英打出真火，冷晒一声，再集九成真力，推出第九式。

只闻罡风激地而起，排山倒海，地动山摇，一蓬深紫色的伞芒，当头罩下。

“血手嫦娥”知道凶多吉少，再以最后一招绝学——“指天划地”迎去。

“轰隆一声”烟尘暴卷而起，观众一阵大乱，因为土台一角已被震塌，差点活埋了人。

司马英退了三步，血手嫦娥即踉跄退到台边，身形摇摇欲倒，檀口中血迹斑斑，显然内腑已经受伤。

司马英抱拳道：

“承让，承让”！于坛主请恕在下收手不住！

“血手嫦娥”道：那里！司马少使技高一着，本坛主不是敌手。

说毕下台而去，这一次台下并没有狂呼，因于真在“绿毛帮”深得人心，不忍使她难堪。

司马英再次抱拳，道：

“还有那一位上台赐教！”

突然有人大喊道：

司马少侠如如果就此罢手，帮主有令，任你为坛主，若你仍愿在试一场，帮主也甚为高兴。

司马英又向远处高楼抱拳道：

“司马英绝不负帮主的期望愿再接再厉！”

遥遥飘来划空之声道：

“好，请继续参加考验！”

司马英又踱了一周，朗声道：

“那一位上台赐教？”

连喊三声，台下仍然一片死寂，显然，他们已经看出司马英身怀绝技，而且未出全力。

蓦地——

一条身影冉冉虚空飘了过来，好像一片枯叶，左右回旋飘荡，有如四两棉花落在台上。

来人身段婀娜，分明是一个女人，却不是“血手嫦娥”因为她也蒙着蓝色罗纱，无法看到她的面孔。

司马英不由一怔道：

“在下司马英，请教姑娘是……？”

“本帮三大护法之一！”

“护法的芳名是？……”

“你不配知道本护法之名！”

“如此说来，在下也不必勉强了，请吧！”

“且慢！”

“你为什么要戴面罩？”

“这——也许和护法的理由相同！”

“不见得！”

“怎知不见得？”

“我以为你已被毁容！”

“你即然知道又何必在问？”

“问问你可以使你心里难过一下！”

司马英本是心高气傲之人，此番毁容正感十分暴躁，最怕有人揭他的伤疤，不由大怒道：

“在下与护法素不相识，当然也不会有仇，护法为何出口伤人？”

“不但出口伤人，待会还要出手伤人！”

南宫白不由大大地一震，他倾耳仔细听那女子的口音，一心颗逐渐向下沉去，因为他已听出是某一个少女的口音。

“护法先别太自负，胜败还是未定之数呢！”

“不错，在未动手之前，只有这一句话可以安慰一下自己。”

“哈哈哈哈！”

司马英狂笑一阵道：

“本人前来投靠贵帮，承帮主厚爱，自当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，但如有人无理取闹，本人可也不是怕事之人！”

“不错，正因为你是武林当辅的小主人，所以本帮主另眼相看，但如果当辅主人也来投靠，本护法相信必能得个副帮主之位！”

“这一点也许护法比本人清楚，在下不便于置词！”

“你置不置词都是一样，因为你和当辅主人一样都是见不得人的阴险家伙，只能背后暗算于人！”

司马英不由暴怒，厉声道：

“在下暗算谁来？”

“回去问问当辅主人也就知道了，哼！她若不暗算于人，‘天魔伞’绝学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嘿嘿！本人已经脱离了武林当辅，护法尽管去向当辅主人算帐去！”

“当然要算帐，不过今天要先在你身上收回一半的代价！”

“在下不是扫你的兴，你可能要大失所望！”

“你以为把‘天魔伞’的九式武功全部学到手，就能所向无敌？”

司马英不由一怔，道：

“难道你也会‘天魔伞’的绝学不成？”

“也许你不久就会知道，你的‘天魔伞’绝学是从那偷来的！”

“护法说话最好放尊重点！”

“这已经是很尊重了！”

这时南宫白不由暗暗叫苦，原来他已听出这个护法是“火山仙子”朱丽叶的声音。

只要她一出手，就可以证明是不是她，南宫白这时希望真不是她，因为如果是她，万一不是司马英的敌手，自己又不能出手救援，而这时司马英又在气头上，出手之下必然非常狠毒。况且，据南宫白所知，朱丽叶仅会“天魔伞”的前三式，怎能与司马英比，如果她不敌怎么办？然而现在他可以证明这个蒙面少女是朱丽叶，因为他听出不但声音是她，而且身段和轻功都不会错。

南宫白心中焦急，不由抓耳搔腮起来。

楼两层低头怀疑地看了一眼道：

“少爷，你……你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？我……没有什么”

但他越听越证明她是朱丽叶，由于朱丽叶传功于他，以及朱丽叶的父母轩辕斌的好友黄哲夫“元婴”被御散之事，南宫白仍然负疚在心，如果今夜不能为她援手，自己实在于心不安。

这时司马英怒不可遏，厉声道：

“不必口头逞强，见过真章就是！”

“那个怕你不成！”

两人各开了一个门户，司马英不由一震道：

“你也会‘天魔伞’绝学？”

“谈起‘天魔伞’绝学，你应该是孙子辈？”

司马英强抑一股怒火道：

“请赐告大名！”

“你不配！”

“我看你是不敢说出名字！”

“你那一套快收起来，本护法就是不吃你那一套！”

这时，“大力神”见南宫白更加不安，又问道：“少爷你有点心神不安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告诉你也没有用！”

“不一定，别看我浑浑噩噩的，但有时也有点鬼主意！”

南宫白这时方寸已乱，觉得告诉他有利无害，立即简略地向“大力神”楼两层说了一遍。

第二十七章 情耶仇耶

“大力神”低头想了一下道：

“这样吧！必要时让我暴露身份，上去助他一臂之力！

“不行，那样你绝逃不出绿毛帮”！

“逃不出也没关系，我干脆就投降！”

“甚么？”

“投降呀！总能保得一条命呀！难道我楼两层这一身蛮力他们不要么？”

“你快别说了，我以前还以为你……”

“少爷你想错了！”

“我没有想错，而是你太没有气节了，这和‘黑灯追魂’等人，有甚么两样？”

“当然不一样，因为我是诈降呀！”

“诈降？”

南宫白吃惊了，他没想到楼两层还有这一手，不管这条路能否行得通，总比没有办法好

“你怎样诈降？”

“这个太容易了，待会如果朱姑娘落了下风我就上台给

他个冷不防，揍他一顿！”

“不行，他是我哥哥。我也不忍叫他挨揍！”

“我不会揍死他的，只是把这一场比试搅散，不分胜败就行了！”

“你以为‘绿毛帮’会相信你么？”

“他们为甚么不相信，第一，朱姑娘不认识我，‘绿毛帮’不会以为我是有心帮助朱姑娘！”

“那么你为什么出手？”

“只是看不惯司马英的目中无人！”

“哼！难道司马英没有长嘴？”

“他长嘴又怎样？”

“他会说你是武林当铺主人的心腹，是来诈降的！”

“不会，我有办法使他们相信！”

“说说看！”

“我就说在武林当铺中我也有意脱离，只是不愿和司马英一道，所以等他们走了以后，我就偷偷脱离了武林当铺！”

“嗯，行是行，只是有点冒险，须知一旦你失陷在此帮之中，我没有把握能救你出去。”

“不，少爷，只要你按照我的计划行事，如果一旦你失陷在此帮之中，我还有办法救你出去。”

南宫白看了楼两层一眼，深深感到人不可以貌相，他以前认为楼两层是一个只知填饱肚子不辨是非的饭桶，那知他对事情的看法和分析，却有过人之处。

“好吧，看看再说吧！”

“看招！”

声音甫出“魔天伞”绝学已经施出，正是第一式“钟遼开伞”。

蒙面少女不闪不避，也施出第一式“钟遼开伞”。只闻“轰隆”一声，土台又被震塌一角，砂飞石走，罡风呼啸，弥漫了方园十余丈之地。

司马英退了三步，蒙面少女也不多不少正好退了三步。

南宫白不在怀疑，知她是朱丽叶，但他不明白，朱丽叶为什么要投入“绿毛帮”当一名护法呢？现在他更加焦急，不停地抓耳搔腮。

“大力神”道：

“少爷，你不必心急，待会照我的主意行事！”

朱丽叶接了一招，不由芳心大震，她真想不到被窃去的武功，反比自己高出了一筹。因为两人虽然打成平手，但在朱丽叶来说，却稍落下风，因为她学“天魔伞”绝学，比司马英还早几年，由于她是女子，内力受了限制，所以反扯成了平手。

她心中不服，再集八成真力推出“天魔伞”第二式“火伞大壮”，同时功贯双目，隔着一层面沙射出两道红芒。

司马英不敢大意也施出第二式“火伞大壮”

“轰隆”一声，土台又震塌一角，黄尘卷起七八丈之高。

这一下招来两人仍然各退三大步，谁也没有占到半点便宜。但南宫白却急得全身不是劲。

司马英大喝一声，施出第三式“万伞朝天”。

朱丽叶集十成真力，依样葫芦，也推出第三式“万伞朝天”。

“轰隆”一声土台又塌下了一角，此刻整个土台已被震塌了一半。

朱丽叶这一次多退了半步，不由暴怒，立即施出第四式“雷伞照明”。

那知司马英毒念已起，他不出第四式，却推出第五式“伞盖八荒”。

“天魔伞”绝学一招比一招厉害，而且下一招正好可以克制上一招。

只闻“轰隆”一声土台又倒了一大片，一千观众纷纷暴退，黄尘下落如雨。

朱丽叶竟被震退五步，而司马英却仅退了三步。

“恶贼！你简直是没有廉耻之人！”

“动手过招，杀敌至死！如果自认不行，就趁早退下去！”

“哼！你有本事就使出来吧！”

显然朱丽叶也不愿先出手，以免再被他取巧占了先机。

司马英也知道不先出手的原因，但他也在乎，大喝一声，竟施出第六式“一伞擎天”。

朱丽叶不愿取巧，虽然她知道自己在内力方面不如对手。但也施出第六式，那知她刚刚推出，司马英立即阴笑一声道：

“你再看这一招——”

语音未毕竟又变为第七式“伞分阴阳”

朱丽叶不由大怒，心道：

“即然你三番二次不要脸，我又何必墨守成规？”

她集十成功力，推出第八式“香伞神开”。

“轰隆”一声，黄尘石屑弥漫数十丈之地，直上云霄。整个土台全部倒塌。

两个身形飞起，朱丽叶倒飞了一丈，而司马英倒飞了一丈七八，连打三个寒鸡步，才拿稳桩步。

嘿嘿嘿嘿！你身为护法，原来也会算暗人。

“你即然不守信用，本护法何必和你这种人讲道义！”

“好！咱们再拚过最后一掌！”

“拚就拚！谁还怕你不成！”

两人全都不敢大意，都把全部功力灼足，开了门户，惊天动地的一搏，就在顷刻之间。

南宫白跃跃欲上，“大力神”道，

“你千万不要出手，不然的话，‘冬眠大法’的复活就不能到手了，还是让我……。”

他语音未毕，只见两人同时暴喝一声，缓缓推出一掌。

“大力神”大喝一声，有如地动山摇，四谷暴响周应，震得一千观众耳膜奇痛。

司马英刚刚推出一半，“大力神”已经到了他的背后，伸手一抓就把他举了起来。

朱丽叶不由一怔，连忙收回掌力，却向“大力神”沉道：

“你是谁？竟敢扰乱本护法之事？”

“大力神”心想：“你简直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”

我来帮助你反而不讨好。”

他把司马英摔了下来，司马英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，厉声道：

“楼两层，你混入本帮，还想活命吗？”

楼两层哈哈大笑道：

“没吃三天素，就想上西天，你司马英刚来这个帮，连个名衔都没有，竟敢说别人的坏话！。”

司马英大喝一声“捉奸细”！

刹那间数十个高手一涌而上，“大力神”大声喝道：

“你们听我说，我是来投降的！”

司马英狞笑一声道：

“谁信你的鬼话！拿下！”

“大力神”闷了半天，也早想活动筋骨，举手投足之下就躺下了四五个高手。

朱丽叶厉叱一声“住手！”

她身为护法，令出如山，一千高手一齐停住。但司马英却大声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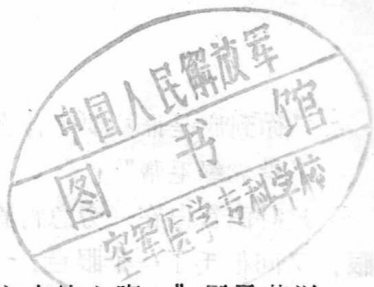
“难道你想放走奸细？”

朱丽叶厉声道：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本护法处理事务，你没有资格过问？”

司马英张口结舌，因为他这时确实没有资格说话，但他却十分焦急，知道楼两层是当铺主人的心腹，说不定当铺主人也出来了。

朱丽叶沉声对楼两层道：



“你是那一派的？”

“武林当铺！”

“你来干什么！”

“投降！”

“不要听他胡说！他是当铺主人的心腹！”司马英说。

朱丽叶道：

“你呢？”

司马英被问得张口结舌，因为他和当铺主人的关系更深。

朱丽叶转向“大力神”道：

“你要说实话，不然可没好处！”

“大力神”道：

“当然要对朱姑娘说实话……”

“什么？你怎知我是姓朱？”

“是……是”

“是什么？”朱丽叶急急地问。

“大力神”道：

“请你过来，我要告诉你一个人！”

“有话你就说吧！”

“不行，这话不能让别人听到！”

司马英趁机挑拨道：

“不要信他的鬼话，这次本人带了数十人来此投靠之时当铺主人曾正式声明，不愿留下的可以退出武林当铺，他却声明愿意留下，如今又说要来投靠本帮，哼！鬼才相信！”

朱丽叶厉声向“大力神”问道：